



成年禮

約莫是十八歲的黃昏，家庭簇擁著出遊到了台南，坐在後座的我正被風騷得發呆，碰巧望見被封的那側道路做十六歲的現場。

「真好呀！」她說，後照鏡裡的她映出與我相似的眉眼。

鏡裡的眼短暫地望向了，「年輕真好。」，帶著憐愛，一面小小互通前後的鏡子，我似乎是長成了過往的她。

現場的空氣盡是躁動喧囂，一整隊赤紅狀元服的青年少女，挺直腰桿立於馬上，廟前喧鬧得密密麻麻，在場的每人都笑了，笑得光明有希望。朝著他們的前方看去，專屬大場合的熱鬧煙霧香，混著隆隆的大紅鞭炮聲。

女子十五及笄，男子二十而立，大抵不過如此吧？

睜眼，迫不及待又爭相恐後，即使路望也望不盡，更會必然起了個大霧，單單憑藉著年齡的成熟，足以驕傲昂首。

台南不屬於熟悉的地方，我也早已錯過十六的輕狂，所幸也只是稍微大了一些，花尚未謝，還勉強盛開著，堪能默默妝點著成年禮。的確該有個成年禮才好，畫了條涇渭分明的交界，跨過去，適應大人的眼睛，有著高高的視野。

即使我仍會偷偷腹誹著這是所謂的謊言，一場拙劣得讓人甘願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的謊言。

學著馬背上的他們，我挺起胸膛，在母親身後的機車座上。

或許是我多想了。走入所謂成年的人們，挺起的腰板好似皆會比較直。

練習機車時，母親總是隨著風聲叨念著，她踩著行道樹的影子，我壓著暮澄色夕陽所鋪成的無人磁磚道。

「背挺直一點，坐正，控制好龍頭！」

年邁的老爺機車歪歪斜斜地駛著，一位三小時前剛考完指考最後一科的可憐苦主，還沒來得及適應時差，依然彎著看書考試燒出的痠麻腰身，頭上倒是有些模樣地乖乖戴著西瓜皮安全帽，僵硬抓著調整油門的黑色斑駁把手。

如同剛剛被放出來的更生人，吸了口平常空氣卻覺得特別新鮮。凡事擁有豁免權考生，脫離出被格外體恤的保護，反而開始細細呵護起過往繁多瑣碎的升旗、打鬧、耳語，不忘自動略過了一段無趣單調的迴圈，複製再複製的時程表總是這樣訂的：考試檢討考試，伴隨著讀書自習讀書。

一年的早晨都這樣奉獻了，那時披星戴月回家的日子，眾多需要等待的盼望裡，其中之一便是關於自在移動的收藏。沒人知道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過，看著旁邊呼嘯而過的機車，我那疲憊的心曾賣力地長出一隻手，吶喊著帶我走，即使現實是氣喘吁吁地騎著不和諧的YouBike，喘氣聲還淹沒於車水馬龍裡。

急切的風揚起，有點慌也有點忙，碰得樹葉們翻擾不安，像極了總是追趕指針與分針的她，出家門時總會先弄皺一波平靜。母親向來是個急性子的人，練機車可以不用培養什麼閒情雅興，只需要從空出來的時間裡，光速轉開啟動的鑰匙。

身為她女兒的我，沒抗拒地牽起沉重的車身。

「小大人了，會騎車後多方便呀！」

該如何如何都是浮雲，預備的考生已經如何如何地翻出厭煩的白眼。

所謂的雲呀，是個雖然會跑、但就在那的必然存在。

我若與她並肩走著，路上熟識的人多半都會在寒暄後加上一句母女相像的稱讚，雖然我們各自對此都帶著疑惑與質疑，也曾認真地面面相對，試圖精確指出相同之處，不過還是任由旁人這般經常地說，這的確算不上什麼壞事。

以面貌註記了彼此屬於彼此的連結，比溫熱流動於皮膚底下的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血液更加清晰明白，雖然不是完全，但在我面前的她籠統描繪出我未來的概貌。

人，成為大人好嗎？這問題我從來沒問過她。

她反而許多次在提及過往時，慣用「想當初，我還是女兒時……」作為開頭，也預先暗示了當女兒的荒唐自在。

我不意外，因為母親的騎車方式是成為一陣風。

習慣當個被母親載的人，小時候會緊緊抱著她的腰，順便貼在厚實的背上，長高之後連帶隔出一些距離，改成抓著她腰際的衣料。

沿途好風光我總未看清，也看不清，一瞬而過的模糊留不住什麼，全部都被風一併帶走，拋諸腦後，呈現此路由我開的恢弘大氣，這種勇往直前的雄壯多半只能被前方的紅燈跟警察攔住，剎車不情不願地壓下後，電線上的鳥方能好好數清。

而在車陣中穿梭蛇行是她奉行的生存法則，一切流暢得行雲流水，每每都精準地與障礙物錯開幾毫米，我所有的記憶裡，碰撞出火花也才十隻手指內的罕見僅有。

長久於乘客的培訓，上至寒毛下至細胞早已熟悉，以為機車都是要如此這般的乘風而行。初次坐到機車前座，放下遲疑後的握起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把手，油門一催就全是風，耳畔傳來母親於遠方的驚恐分貝。

蘆葦與野草長得有些長了，搖搖擺擺地學著我呆滯地上下點頭。

假想一條筆直的線，不用太長也不要太短，秉氣時右手卡著把手，微微出力，這時機身會出現些微搖晃，快不行的顫抖，跟吵架一樣，需要僵持，心裡的數秒依舊未停。要在直線上騎超過七秒，直線七秒，這種事對囂張出入馬路的母親來說太難，只能持續重複著要穩穩控制好的片語。

後來乾脆把自己變成一隻烏龜，追求移動中極致的慢，增加著秒數，一邊消除一條條磚道，直到騎到盡頭順帶複習迴轉的調頭操控，然後迎向原處的母親而去。

我向來比母親善於等待，更能甘於沉靜。好比機車影子被拖曳成格外的長，我會為此凝視片刻，再回望即將離去的夕陽，給予些許沉醉的讚賞，而對她來說，影子就是影子，黑黑的，夕陽西下就是天快要黑了。

當她說該回家時，我依循教導將燈號按鍵切換成大燈模式，來回嘗試了幾次，閃爍起類似黃昏的餘暉色澤。她載我離開了河堤空地，一轉一彎，為了演示而刻意放慢的車速，原來不難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大人專屬特權之一的騎車，其實從來就沒有那麼遙不可及。

十日後，在母親閉著眼擔憂時，壓到就會逼逼叫的直線被我撐了十二秒慢速通過，該停下的地方等待，該轉彎時繞出弧線，於特定的路口，哪怕什麼也沒看到，左擺頭、右擺頭，穩穩向前，循規蹈矩間盡是交通規範。設計成一圈的考照現場，我回到母親的身邊。那天太陽大，我們都滴下許多汗，晶瑩透亮。

我從後座升級成前座駕駛，母親則退居後座，深灰色的柏油路在我面前展開，真切得無暇顧及擦身而過的野花野草，更別說是天邊的雲。她環抱著我的腰，不忘指導著交通行駛所需的種種注意事項，憑藉她多年來深厚的經驗，不再是考生的我，認認真真地聽。

之後，我的年歲降臨了夜，離家的日子也到了。母親開始了諸多繁雜瑣碎的囑咐，拉拉雜雜間涵蓋了食衣住行，特別是關於機車，衍伸出的黑油、齒輪油、驗車、牌照……簡明的腦袋一個也沒肯留，直接掃出耳後，唯有最後一句卻是莫名其妙地長了根，賴著不走。

前方，那是路，有時還參雜著紅綠燈，偶爾瞄向後照鏡，那是沒能照出自身的後頭風景。後視鏡太小，一個人卻很大，我以為經常急駛的她不自覺，但她經過的路太多、夠多，多到她能知道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相似卻不相同的臉龐同樣喜歡風，她選擇走進風裡，那是歷練世界的任性，而我還在貪戀著風，這是涉世未深的從容。

「騎車記得慢一點，別學媽媽呀！」這算是期待吧？

是了，我還是個孩子，還算年輕。

這天，我牽起機車，稍微催了催油門，採取與車座商議好的舒適姿態，放鬆肩頭，自然而然地挺起了腰背，悠哉控制著龍頭，不忘欣賞天空單純而沒有白雲發懶的清明湛藍。

在很長很長的路上，風輕柔翻過路旁一朵一朵的野花，我遙望前方，擁有了母親的眼睛。

